

百戰功高黃克強（三）

蔣君章

建立革命基本武力

黃克強先生離越後，首至新加坡，會晤孫中山先生，未幾胡漢民亦被逐，經港至新。先生以親身的經驗，向孫先生建議，革命事業應有具備革命信仰之軍事幹部，建立基本武力，否則斷難進展；胡漢民也深覺會黨分子之不可靠，與先生有同樣的主張，建議此後的革命運動，應以爭取軍隊中連排長以下軍官爲着眼點。孫先生對於他們的建議，都深以爲然，乃密下命令多道，要負有任務的同志，照此途徑進行。武昌的文學社就是在這一命令之下，爭取新軍中的連排長以下軍官與士兵，或派同志混入軍中，充當排長以下軍官或士兵，爲武昌首義一舉成功的因素。

時清政府以革命軍起義頻繁，深覺其鋒難當，乃下令籌備立憲，妄圖緩和之。但此舉對保皇黨人，頗有鼓勵作用，因而在南洋一帶，鼓吹保皇運動甚力，康有爲在檳榔嶼領導之，徐勳在新加坡辦總匯報以鼓吹之，破壞革命運動爲其目的之一。而浙人陶成章在南洋大組其光復會，破壞革命運動亦甚力。南洋的部分僑胞，亦有受其

惑惑者，孫先生乃命胡漢民留新加坡主持中興日報，詞而關之。並命先生回東京，整理黨務，培養革命幹部。東京本有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，與民報展開筆戰，徹底失敗，梁亦離東京。故當時東京的問題，不在保皇黨之猖獗，而在同志間之意見紛歧與志氣消沉，時張繼已因談社會主義而被日本當局所逐，遠赴歐洲。宋教仁貧困交迫，抑鬱無聊；章太炎亦以粵桂滇起義諸役的失敗，對先生與孫先生不滿；而焦達峯等則組共進會，別創革命系統，真可以說龐雜之至。宋教仁與先生交誼素深，及先生至日本，避不見面。先生對於這些情況，都不以爲異，獨對共進會之組織，頗不以爲然。共進會之發起人，除湘人焦達峯外，尚有川人張百祥，贛人鄧文輝，皖人方潛與鄂人孫武等，他們的宗旨，是聯絡長江上下游的會黨分子，這是有失敗經驗的老路線；而且他們對於在南方起義，也不贊成；更把同盟會的平均地權政策，改爲極有問題的「平均人權」，與孫先生的原意相乖謬，故共進會雖然還是同盟會中的一個黨團性的組織，但實際上與同盟會的宗旨不合，大有自樹一幟之勢。先生至日後，與焦達

峯等晤，要求團結，焦等不從。時譚人鳳亦至日本，對共進會一派會黨組織的氣氛，如開山立堂等的綠林英雄做法，也認爲「反文明」的做法，頗爲不滿，但焦達峯均不爲所動。但是他們雖然另立派系，仍以革命爲目標，與同盟會之前題尚無不合，所以這一問題，暫置不理。後來焦達峯光復湖南後卒以會黨分子之不守紀律而死於亂軍中，江西情形亦然，後因李烈鈞任都督，以大刀闊斧處理會黨，江西才得安定。此皆不從先生與譚人鳳所言之過了。

先生同日的任務，整理黨務，不過一端，其尤重要者乃爲訓練軍事幹部，爲了實行此一任務，乃重組大森體育會，使留日同志有一個練習軍事的地方。大森體育會本爲雲南同志趙仲、呂志伊等創辦，由大森體育學校附設特別班，專授軍事，特重實地演習，經費本由先生籌撥。先生離日後，則由雲南雜誌社墊付。河口之役，雲南同志呂志伊等返國參戰，但甫至香港，而河口舉義已失敗，呂等留港，及先生經港返日，乃相偕同返。先生乃就原有之大森體育會加以改組，聘請日籍教官授軍事技能，先生亦親自任教。每週演

習行軍戰鬥，每與日籍教官各率學生一隊相對壘，演習拂曉攻擊與夜間襲擊，勝利常歸先生所率之一隊，深為日籍教官所欽佩。學員中有孫武、焦達峯、夏之時、彭家珍等，在革命起義中，皆多貢獻，而共進會對於先生的畛域之見，也因此而逐漸消除於無形。

是年，清政府與美國談判同盟問題，派唐紹儀赴美交涉，道出東京，民報二十四期由章太炎撰一短評，題為「清美同盟之利病」，唐紹儀認為蓄意抨擊，嗾使駐日清使向日政府要求封閉，民報遂被強迫停刊，涉訟敗訴，先生乃欲將民報移美出版，以種種問題，未能實現。民報之不能出版，予留東革命同志的情緒上之打擊不小，對同盟會的活動之打擊亦大。先生患之，乃於翌年另組勤學舍於東京小石川區，東京同志的革命氣氛，因得重振，但不久又形渙散，月費且常不照繳，初尚由先生勉力籌付，終且不支而停辦。若干同志鑒於東京革命氣氛之沉悶，乃有倡暗殺主義，以一鳴驚人手段，以振奮人心，因有秘密炸藥製造者。先生聞之，嘗召集同志而誠之曰：「吾本不欲諸君探個人犧牲主義；如志願所在，必欲出此，以諸君至誠，不患胆不大，而患心不細，是則全賴自己修養力如何耳。」乃為延師教授，並在東京市郊設一秘密場所試驗之。足證先生之善與人同。時為宣統元年己酉歲，先生年三十六歲。是年四月初，新加坡政府驅逐孫先生，孫先生自此不能居留於中國領土較近之處，只好遠赴歐美，向僑胞及西方人士遊說中國革命，籌募革命經費，而以黨務交胡漢民代理，軍事交先生

代理。

孫先生之接受日政府與日人之款而離日，未經同盟會會議，頗受非議。及黃崗、惠州兩地起義及粵、桂、滇邊境起義皆敗，東京黨人反對孫先生更甚，而為之尤力者乃章太炎，太炎更不惜以卑劣手段，破壞起義革命軍的在日購械計劃，甚至發動改選同盟會總理，陶成章之赴南洋組光復會，也是章太炎反對孫先生的計劃之一部分。但代理先生主持黨務之劉揆一則堅持原來主張，拒絕接受一切反孫建議，有的人並先生而亦反對之。東京同盟會真是烏煙瘴氣，龍蛇雜處，此所以東京黨務之必需整理也。先生既至東京，大部分同志之意氣用事，均已消除，但章太炎獨固執成見，反對孫先生如故。先生不得已，乃向孫先生報告，並分函南洋、歐美各地僑社及各地報社，列舉章太炎與陶成章之荒謬言論以駁斥之，先生之忠於革命，忠於孫先生，此其例也。由於先生力斥陶章而為孫先生辨白，收效極宏，陶章恨及先生，致有「孫黃朋比為奸」之攻擊。會汪精衛自南洋至東京，與先生商民報復刊，於是續出兩期，而章太炎竟在日華新報刊登一篇「偽民報檢舉狀」的文章，仍對孫先生肆意攻擊，先生怒斥之為喪心病狂之舉。至此，先生對整理黨務之任務，亦幾於達成，惟對「章瘋子」則只有置之不理而已。

周詳策劃雄才大略

方革命的努力偏向於軍事起義時，黨務幾於為軍事而活動，完全處於協助的地位。及南方邊

區諸役失敗，黨務活動復為中心。孫先生離南洋後，命胡漢民主持南方同盟會支部，北至香港，積極活動，於是黨務同志如鄒魯、姚萬瑜、陳炯明、朱執信、倪映典等皆與胡漢民密取聯絡，專門策劃軍中同志的反正。宣統二年夏，南方軍政界同志舉行秘密會議於廣州的白雲山，舉胡漢民為支部長，汪精衛為秘書，林直勉為會計，胡毅生、林時瑛、陳炯明等十餘人分別負責運動軍隊之責，而由倪映典總其事。時趙聲已受兩廣總督張人駿之忌，辭職至港，任事於支部，與胡漢民共同策劃一切工作，與先生採密切之聯繫。

廣州吸收軍人參加同盟會的工作，發展至為順利，至是年十二月，加盟者已有三千餘人，姚雨平、鄒魯等運動會黨響應，也已成熟。倪映典至香港報告實情，大家認為舉義時機已迫眉捷，胡漢民乃向旅美的孫先生要求接濟軍費兩萬元，並電請先生與譚人鳳來港，共同主持起義軍事之指揮。先生其時已債台高築，囊空如洗，但得陳猶龍及日人萱野長知之助，乃得潛赴香港，此十二月二十日事也。時已近陰曆年底，各界籌辦過年之事甚忙，軍中亦然。同志中有因購買年貨而與警察發生衝突者，且愈鬧愈大；無意中洩漏新軍起義之秘密，新軍遂遭禁閉，新年不得出營門一步，同志情緒緊張，不可遏止，映典情急，乃赴香港南方支部請示，支部負責人方擬阻止發難，以俟各方之策應，詎映典尚在港，而廣州已發生事故，映典乃於陰曆新年（宣統二年）匆匆返省，舉兵起義，是為廣州新軍起義之役，事之無成，勢所必然，而倪映典即犧牲於此役。映典皖

人，與趙聲最相得，其入粵係投趙而來，其在粵新軍中服務，也是趙所安置的，至是有計劃的舉兵起義中作臨時性的匆忙發動，以致失敗，趙聲的精神痛苦最深，甚至因此悲傷而影響其健康，對革命運動的損失，實在太大。其時先生已在港，參與密勿，雖明知其必敗，而無法加以阻止，誠憾事了。

廣州新軍既敗，香港暫時無事可做。當時最爲迫切的事，莫過於軍事的籌措，乃於宣統二年與胡漢民、趙聲等同赴新加坡籌募經費，徐圖再舉。汪精衛之任南方支部祕書，並未實際做事，而專門籌劃暗殺的發動，宣統二年三月初七日，與黃復生刺殺清攝政王載灃，被補入獄。此爲汪一生對革命最勇敢的事。及武昌首義，袁世凱用事，乃命其子克定密與汪精衛交往而成摯友，且有結爲兄弟之說，密居寓宅，以汪季新名義，參加南北和談的幕後活動。此人之善於投機，由此可知。

孫先生自南洋赴美後，鑒於歷次革命起義之失敗，皆由於經費不足，械彈兩缺之所致，乃設法自美籌措巨款，經美友荷馬利（Homer Lea）與布斯（Charles B. Booth）兩人介紹，與美東財團接洽借款，授布斯以同盟會全權代表，洽借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美元，俾便組織臨時政府，組訓軍隊，推翻滿清政府。孫先生親赴洛杉磯，與荷馬利商訂大規模之赴義計劃，函囑先生選送軍官，至美受訓，並發委任狀予荷、布兩美友。先生與趙聲研究孫先生之計劃後，乃向孫先生建議，其要點凡四，撮述如下：

一、廣東必可由省城下手，且必能由軍隊下手。俟巨款得手，先刺殺李準，使其部下自亂。省城一得，兵衆械足，事皆可爲。

二、廣東而外，須注意他省軍隊與會黨之聯絡，滿洲馬賊，渤海海盜，長江會黨，三江陸軍，均須視輕重緩急以圖之，俾成谷中一鳴、萬聲皆應之勢。

三、軍人擬聘武員及各種技師前來，預備作組織與教練之用。但以地點難得，俟起事後，再請彼等來助。

四、組織總機關之人才，必多求各省同志，以爲將來調和省界之計，巨款到後，擬去日本，招集已散歸各省有胆識之同志，來日會議，分別遣回，赴各省運動各事。（參考黃克強先生全集）

這是「開國大謀」，策劃可謂周詳。是年五月，孫先生秘密自美至日，先生與趙聲亦自港赴會，謀設統一的革命團體，以改進同盟會務。但孫先生之行踪，旋爲日本政府偵知，孫先生乃不能不密赴新加坡，先生亦返回香港。孫先生在東京與留日同志籌商革命起義地點，譚人鳳、宋教仁等與孫先生及先生意見不一。先生等離日後，留日同志林時堃等會議於宋教仁寓所，對革命起義地點，有所商討；宋教仁建議上中下三策：北方舉義爲上策，中部起義爲中策，邊區起義爲下策。同志中多認爲起義地點應居中，不宜偏僻；革命時期應縮短，不可延長；戰爭地域應狹小，不可擴大。於是決議以中策爲上策，籌劃在長江上下游各省起義。宋教仁並建議以新化錫礦山的

錫礦售予日本，作爲起義經費。會後，鄒永成返湘，負有遊說其親友股東出售礦權之任務；譚人鳳赴港，與先生商起義地點問題，先生頗不以東京同志之意見爲然，故不歡而散。這是宣統二年九月上旬的事。

部署起事豪氣千雲

孫先生在新也不能久居，乃於是年六月轉赴庇能祕居，約先生及趙聲、胡漢民至庇能會商。時先生已與趙聲、呂天民赴仰光，籌劃進攻滇西，獲孫先生函，乃轉赴庇能集議，是爲庇能會議之預備會。與會諸人，或以新敗之後，宜作休養，或以經費不足，宜多籌劃，孫先生以生平雖遇挫敗，但從不氣餒以激勵之，惟籌募鉅款，確是急要之圖，孫先生乃約南洋各埠同盟會負責人數十人至庇能，正式開會，商定起義經費，起義時間與地點等重要問題。經費之籌募，英屬荷屬各籌五萬元，暹、越各籌三萬元。舉義地點決定爲廣州，集全黨之人力與財力促成之。事成之後，由先生率一軍出湖南以趨湖北，趙聲率一軍出江西以窺南京，長江各省必大爲震動，事可大定。此即廣州三二九起義的張本。孫先生在檳榔嶼行踪在清芳閣的演講中公開出來，殖民地當局認爲有礙治安，乃令孫先生離境。孫先生不得已，乃於是年十一月初離檳城，遠遊歐洲，先生仍返仰光，部署滇事，胡漢民與鄧澤如等則至各埠籌募起義經費。及滇事稍有頭緒，急赴馬來亞會晤鄧澤如，意在了解募款情形，所得不多，距離理想甚遠，而荷屬各地更爲渺茫，先生乃大憤，曾謂

：如此情形，則本人不必返港，惟有如汪精衛之所爲，拚個人之生命，以激勵同志之一途。鄧澤如力加勸慰，先生之憤稍舒。於是偕鄧澤如至芙蓉、吉隆坡、怡保、霹靂、文明閣、金保等地，發表演說，徵募軍費，富商們類皆怕事，不敢應，中小僑商則相當踴躍，成績尚稱不惡，是年十二月，先生函催羅羅同志約定繳款辦法後，鼓輪返香港，開始部署廣州起義有關各事。成立統籌部，並分別函約謝良牧兄弟及日本同志赴港，函催南洋同志積極進行募款與繳款，函中有：「天下事所謂不愛錢不要命，無不成者也」等語，意氣之豪，一如往昔。

香港的同盟會南方支部的統籌部，就是部署廣州起義的總機關，設於跑馬地鵝井三十五號，先生被推爲部長，趙聲爲副；起義時趙聲任總指揮，先生爲副。下設八課：調度課，負責運動新舊各軍，姚雨平主之；儲備課，胡毅生主之，負責購械運輸等事；交通課，趙聲兼任，負責聯絡江、浙、皖、鄂、贛、湘、桂、滇、閩的策動事宜；秘書課，胡漢民主之，負責管文書之責，而宋教仁抵港，改由宋教仁負責；編輯課，陳炯明主之，負責起草規章制度；出納課，李海雲主之，負責全部財政收支；調查課，羅熾揚主之，負責情調查之責；總務課，洪承點主之，負責處理一切雜務。其他同志，則酌量情形，分隸各課辦事，別設實行部於擺花街，負責製造炸彈及進行暗殺之事。其對軍界之聯絡策動，則仍以新軍爲主，兼及防營。新軍有槍無彈，必須加以補給，故必須有勇敢細心之同志，混

入廣州城內，運輸軍械彈藥，兼作內應，破壞廣州秩序，開城門納新軍入城，並佔軍械局，以充裕軍火之來源。於是有敢死隊亦即選鋒之組織，初定五百名，後增爲八百名，此即起義時之基本部隊。惠州爲東江重地，也是廣州的門戶，亦由羅熾揚負責該方面之佈置，作爲省城起義時之策應。

東京同志之首先應先生之約而抵港者，則有譚人鳳等數人。譚素主起義地點應在中部，此次起義地點雖在南部，則其次一步的目標則在兩方面意見之調和。先生以起義計劃告人鳳，人鳳大感興奮，謂南京方面早有準備，居正等日夕謀起義於武漢，以制清廷之生命，如予以經費，則必有成就。先生素知居正有才略，乃以五千元授人鳳，囑其赴中部聯絡策動，人鳳欣然領命，先生更親函居正云：

「吾黨舉事，須先取海岸交通處，以供輸入武器之便，現欽廉失敗，而廣州大有可爲，不久發動，望兄在武漢主持，結合新軍，速謀取響應。」（居正辛亥筆記）

廣州起義革命聖戰

譚人鳳奉命即行，把五千元分給其他同志，分別在蘇、浙、皖、贛聯絡，他自己溯江而上，經鄂入湘，親自進行策動工作，居正所得僅八百元，先生自己則留七百元，也交給曾伯與作湘方的運動費用，真是錢錢之數，然革命黨人從不計較困難，惟儘量設法完成其所負之任務。居正因經費不足，曾作盜取金佛的行動，此種老輩的

革命情緒之高，值得我們欽佩和效法。其時，先生仍分函各地，或促急謀響應，或促從速來港，或催從速繳款，日不暇給，辛勞筆墨所可形容，而對經費不足，尤感焦慮，其致鄧澤如函，其中有云：

「弟等生命何足惜，爲大局計，不能不稍籌完備，冀有以不敗。況今各國瓜分之局已見實行，若仍圖冒萬險以爲之，心何忍也！現如引絃已滿，不得不發之時，公等豈能坐視！望大發仁慈，其有以救之。謹呈小照一枚，以爲紀念，願他日尋尸馬革，尚能識我之眞面也。」（黃克強先生全集）

先生蓋以必死之決心示鄧澤如，以激發其努力募款之心也。「尋尸馬革，尚能識我之眞面目」，真是悲壯之至。

三月初十日，統籌部開會，分配起義時之工作，地點在香港總機關部，決定進攻計劃，分十路進行：一、先生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，進攻兩廣督署；二、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，攻水師行台；三、徐維揚、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，攻督練公所；四、陳炯明、胡毅生率東江同志百餘人，佔領歸德、大北兩城樓，並防截旗滿界；五、黃俠毅、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署、廣中協署，兼守南大門；六、姚雨平率百人佔領飛來廟，並攻小北門，接新軍入城；七、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，佔旗界、石馬槽軍械局；八、張六村率五十人佔龍王廟；九、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巷砲營；十、羅仲霍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。會議中推定趙聲爲總指揮，先生爲副，惟趙聲因久在廣州軍界

任職，識者甚多，故由先生先行入省，籌備一切，趙聲則在義軍發動時赴省，接總指揮任。會中並決定另設放火委員會，入旗界租屋九處，以便起義放火，以亂清吏耳目。至起義日則決定為三月二十五日。其刺殺李準之責，則由馮憶漢主之。

一切部署停當，先生與預備進入廣州的同志，陸續進省，分別在各區設立秘密機關，而設總機關部於河南地區一所大公館中。當時廣州市區內外的大小公館、學員宿舍、工業研究所等紛紛設置，實際上都是由港至省之革命同志所組織的掩護體。當時最重要問題，除同志們混入省垣外，尚有更重大而艱難的問題，是軍械與彈藥的運輸問題。香港是補給的總庫，由香港輸至廣州固多困難，自廣州輸至各起義地區，其事更難。自香港至廣州的運輸，多數由女同志担任。自河南總機關運至各起義地區，亦賴女同志之力為多。其方式為送嫁裝，結婚花轎；亦有利用出殯送喪的機會以進行者。先生本人在集合於香港的選鋒隊員陸續抵省後，亦於二十五日進省，駐河南的總機關。

原定的起義日期，為溫生才刺殺將軍爭琦事所破壞。溫生才自南洋返國，突於是日向爭琦行刺，爭琦果然因此而畢命，但溫生才亦因此而犧牲，對影響革命起義者更大。因為從溫生才刺爭琦案發生後，省城施行戒嚴，同志行動遂多不便。此外，尚有三因：其一，美洲方面的匯款，尚未到達；其二，自日本購置的一批軍械，亦尚未到；其三，旗界租屋放火地，屢被查詰，主其事

者胆怯遷居，佈置尚未就緒。因此種種，乃將起義日期延至二十八日。時廣州忽然傳出一項消息，謂新軍將於四月初退伍，故三月底以前必須舉義，否則大勢去矣。但是革命黨人將起義於廣州的訊息，忽被奸細所知，向兩廣總督張鳴岐報告。因此，自二十六日起，廣州的盤查益嚴。張鳴岐並與水師提督李準會商對付之策，由李準飛調巡防營兩營入省，以三哨駐防於龍王廟高地，命旗兵運大砲於城上，並對城內發布搜索命令，大施搜捕革命同志，以便一網打盡。革命同志知道了清吏的措施，乃亦集議應付方策。胡毅生主張暫緩舉義，以俟清吏防範稍舒時為之。先生力持不可，他說：「吾輩革命，全力而為此舉，稍存畏葸，何以成事？軍火既已入城，難再運出，經濟部同人若不諒苦衷，謂吾輩欺詐，必致斷送各地餉源；黨眾既奉司令部命令，不戰而退，何以示信於後來！故吾願己身一死，與李準輩相拚，以謝海內外同胞，而維黨人名譽及信用，並欲各部保全槍械，留為後用，以免搜捕之禍。」於是命洪承點等分別通知趙聲所部返港，餘亦相繼撤退。未幾，同志林文、喻紀忠等皆言清吏搜索命令已下，即將實施，機關必破，危害實大，力主留四、五十同志，集攻督署，以解此危。先生本有此意，乃於二十八日命姚雨平向各分支機構報告，謂李準調回之防營，中多同志，義兵一起，即可響應。先生乃將原計劃酌予改變，命陳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督練所，所中學員，多為同志，早已由先生派同志為學員，加入受訓所吸收來的，且所長夏某係湖南籍的同志，故此路進攻，預料

必能成功。但是陳炯明這個心懷不正的假革命分子，期而不至，學生又有械無彈，致此路有勝利把握的軍事行動，遂被陳炯明所破壞。臨時酌變的，還有令姚雨平只担任迎接新軍入小北門之責，由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大南門，餘皆如故，起義日則改二十九日，各路同時進行，惟陳炯明未遵命令行事。又各路進攻兵力，以部分同志已遣返香港，故人數亦較原計劃為少。

三月二十七、八兩日，張鳴岐加派軍警守軍械局，並加緊搜捕革命機關，有兩、三處被破壞，捕去同志十餘人，形勢更為緊張。二十九日至總糧台搜索，事態更為嚴重，張鳴岐更下令清軍備戰，即城外起火，也不應分心。從清軍這些行動來看，奸人對革命計劃的內容，知道得相當詳細，故其佈置，幾乎完全針對革命軍之計劃而設；故革命軍之處境，可謂危急萬分。先生乃將總部遷於小東營之一機關部，而是日下午三時，鄰街的一個支部又被破壞，捕去同志八人。因此，同志們都認為情勢惡化，已達極點，非立即起義，不能解艱困。先生因決定是日下午五時三十分，發動總攻，此即著稱於革命史之廣州三、二九之役，即所謂黃花崗烈士之起義也。義兵將與，先生急電香港，以「母病稍愈希速購通草來」之隱語，表示廣州革命黨人即發難，希在港同志入省參戰。先是，在港同志，以穗方起義延期，遣歸同志，意見龐雜，迄未統一，故未能枕戈以待；但在接獲起義之暗示後，即行集合，仍有很多同志或搭輪船，或乘火車，趕赴省垣，參加革命聖戰。

血戰負創鎮定脫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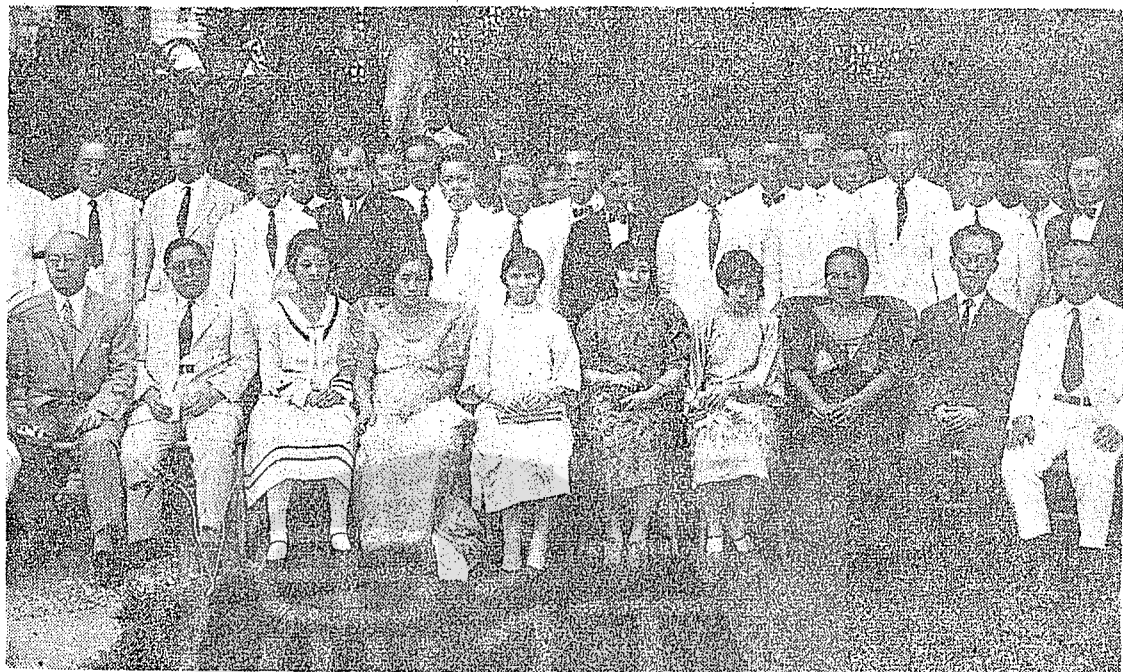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二九起義計劃，臨時又作改變，原計劃爲十路起兵，第一次修改爲八路，臨起事時則改爲四路，以人手不足之故。這四路是：第一路由先生親自率領，進攻兩廣總督署，第二路由姚雨平率領，進攻小北門飛來廟，以迎新軍入城；第三路由陳炯明率領，攻巡警督練所；第四路由胡毅生率領，守大南門。約定五時半同時發動，以白布纏臂爲標誌，以吹螺爲訊號。詎香港方面，趙聲與胡漢民之意見又不一致，趙聲主張立即入省，由同志們把存港的荷花槍三百餘枝，隨身帶往，倘被查出，即發槍起義。胡漢民以港穗間關於起義時日問題，多次延期，且隱語所示，未必即是三、二九起義，故電穗決定三十日舉義，並派譚人鳳、林直勉乘早輪進省，面達三十日起義之命令，而不知廣州方面之萬分緊急態勢，已有引弓已滿不得不發之勢。陳炯明是向來主張延期的，他一聽到香港決定延期，遂以此消息告知胡毅生，而不尊重當地最高負責指揮者之命令，於是四路起義，又改變爲兩路，此爲三、二九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，已有同志多人集合於先生的機關部待命。下午四時，先生正頒布命令，發表演說，並以大餅、毛巾、槍枝、彈藥等分發各同志。譚人鳳適於此時到達，傳布香港延期一日的決定，先生頓足曰：「老先生勿亂軍心，吾不拿人，人將拿我矣。」時林時爽在側，告譚人鳳曰：「防營兩營已決響應義軍了。譚乃向先

生索槍，先生勸之曰：「先生年老矣，此是決死隊，願勿往。譚怒曰：『君等敢死，余獨怕死耶！先生乃以槍給之，人鳳誤觸槍機，轟然一響，幾致傷人，先生乃奪其槍曰：『先生不行，先生不行！』遂派人送至陳炯明處。五時二十五分，先生率林文、李文甫、喻培倫等百餘人出發，何克夫等爲吹螺角，一時嗚嗚之聲大振，而先生等直衝督署了。督署門前本有守衛兵數十人，林文等以炸彈擲擊，死數人，餘皆鳥獸散。先生遂率數十人入內搜索，但署內無人，張鳴岐等早已逃避，留空署以待革命軍之入內而圍攻之，先生知已中計，乃置火種於總督臥床，迅速退出，轉赴東轅門，適值李準之親兵大隊，林時爽前往招撫，中彈畢命，同死者尚有劉元棟與林尹民。先生方舉槍擊敵，忽一流彈飛至，右手中、食二指受傷一節，但先生仍以第二節扣槍射敵，並將所部分作三隊：由徐維揚出小北門迎新軍爲一路，由川閻及南洋同志攻督練公所爲另二路，先生率方聲洞等出大南門，與防營取得聯繫爲第三路。先生等行至雙門底，正與防營相遇。這一隊防營是眞的響應革命軍者，哨官溫帶站於隊前，正欲與革命軍問話，但臂無白布，方聲洞疑爲敵軍，舉槍擊斃之，於是防營還擊，遂生互戰。這一誤會，使此次起義，遂無挽救之餘地，此爲最後失敗之主要原因。先生回顧，已不見同志，知已無可爲力，乃隻身擠入一小店，在門隙中發槍，左右射敵，擊斃敵軍七、八人，敵退。時先生指痛已難忍，仍以水洗去積血而自裹之，以待敵之再進。久之，聞敵兵呼曰：「須急往保護督署，巡警聞訊，乃相率

而去督署，時店中司理郭季文從西關來，先生以實相告，表示欲去長堤。季文知城門仍開，乃取一黑夜長衫及草帽一頂，爲先生易裝，且親送至五仙門直街，喚渡船，授以重酬而得渡，原欲至溪峽機關部，上岸詢警察，始知距溪峽尚遠，乃佇立而觀對岸火勢，良久始去。此役，先生之脫險，咸賴老百姓之同情和他自己的鎮靜。行良久，始至溪峽機關部，先生不知其門牌，但知其爲僑娶婦之新婚住宅，於紅紙門聯辨知之。叩門無應者，蓋同志均已外出參戰，久乃有僕婦應門，先生要求入內，僕婦不納，商久始允，乃得入門，時已晚間九時了。未幾，女同志徐宗漢歸，爲先生裹傷，先生則痛絕而暈了。長公子一歐，時亦在軍中，得同鄉督練所夏所長之助脫險，亦云幸矣。

先生在溪峽機關部養傷，經一夜而痛增劇，乃由機關部同志莊六，上街購止血藥，路遇趙聲，趙聲是在起事之晚乘輪進省，同志一百餘人，悉數同來，準備參戰。至穗，始知敗悉，城門嚴閉，不得入，方彷徨無措，遇莊六，被引至溪峽機關部，得與先生相遇，擁抱大哭，先生仍欲入城，與清吏相拚，趙聲和徐女士力阻之。有同志來詢者，皆以已死爲答，避免困擾。三十日晚，莊六先護送趙聲，經由澳門返港，先生以血書託趙帶交港中同志，示恨意。至四月初一日，徐女士爲先生購灰色長袍，擬喬裝赴港就醫。翌日，適有哈德安輪赴港，徐女士伴先生登輪，坐於梳妝椅上裝睡，女士並以身障之，始獲脫險。至港，入雅利氏醫院醫治。醫院規定，須由親屬簽字，



黃克強先生之患難之交黨元老胡漢民（前排右起第二人）早年赴歐洲考察時與同行人員及前排左起第二人孫科。合影者歡迎。

女士毫無遲疑，以妻子名義簽字，終且成為革命眷屬。時香港警察機關，忽然進行挨戶搜查，此殆出於清政府之要求。先生指疾稍愈，乃由胡漢民陪同至九龍暫住，以避其鋒。時陳炯明亦至香港，往見先生。先生後告同志曰：

「競存此人，不足與共大事。觀其眸子，足知其陰險，亟須除之，免為後患。」（魯直等合著陳炯明叛國史）

這是先生和陳炯明在三二九共事後親身的體驗，此人苟活於當時，後且叛離革命陣營，後患至大，一如先生所言。趙聲返港後，抑鬱悲憤而卒，先生痛之深。趙聲之任起義總指揮，由先生向孫先生推薦，函中有云：

「趙伯先兄於軍事，甚勇担任，此次款項若成，可委廣東發難軍事於伊，命弟為之參謀，以補其短。」

！庶於事有濟。」（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）先生在籌劃廣州起義時，曾為人作書：「大丈夫不為情死，不為病死，當先殺賊而死」，伯先稱快。不意伯先不死於廣州起義之役，而死於病，故先生痛之極深。關於趙聲的革命經過，作者另有一傳，可資參閱。

響應辛亥武昌起義

三二九起義之失敗，本身所有失敗的主要原因，已加敘述，但是另外一個不屬於革命軍方面的主要因素，便是頑強的清吏水師提督李準。李準不除，對南方革命起義，始終是一個大患。故港中同志集議，決定暗殺李準，先生主之甚力。曾致美洲同志書，有云：

「革命與暗殺，二者相輔而行，而收效至豐且速」。

他曾經對胡漢民說：

「此時黨人惟有行個人暗殺之事，否則無以對諸先烈。」

胡漢民對於先生的見解，甚為支持，曾說：

「此不止為復仇計，亦以寒敵之胆而張吾軍。」（胡漢民自傳）

先生致馮自由書也說：

「廣州之役，弟實才德薄弱，不足以激發眾人，以致臨事多畏懼退縮，遭此大敗。……弟之負國負友，雖萬死無以蔽其辜。自念惟有躬自狙擊此次為害之虜賊，以酬死事諸人，庶於心稍安，亦以作勵吾黨之氣。……」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。

故先生返港後，以籌劃暗殺為中心工作，譚人鳳是他在港僅見的友好之一，先生亦告以「當盡個人天職，報死者於地下。」按先生與胡漢民先生都是反對暗殺的，此時專以暗殺為務，以身相拚，大有英雄末路之慨。他所要暗殺的「虜賊」，便是李準。時孫先生在美，聞先生將實行暗殺，大不謂然，立電先生，囑其為大局打算，不應貿然走險，並函在英的吳稚暉力勸之。三二九之敗，勇敢的黨人，多有灰心而欲退却者，趙聲之患盲腸炎而不治，譚人鳳之欲歸隱於故鄉新化，先生之欲挺而走險，都是此種心理之表現。但孫先生決心依舊，中部同志則謀革命益急，而若干主暗殺之同志則以刺殺滿室要員為目的，如彭家珍等，其志氣如虹，尙較先生為積極。黨中同志勸慰先生者紛函阻止，且有願代先生行暗殺之責，請先生留此身以待。先生為之感動，先生乃書孫先生曰：「弟此行，粵事非先行破壞，急難下手，且不足壯黨氣、酬死友。今邊識先組織四隊，按次進行。惟設機關及養恤費其鉅，茲李準雖傷，須再接再勵，請助萬五千元，電中國報收。」（此函見於國父全集）

孫先生接函後，立匯萬元，餘由檀香山等地同志湊集。由此可知孫先生及全黨同志對先生屬望之殷。由「李準雖傷」一語觀之，可知其時對刺殺李準一事，已在進行，且已收相當之效果。按先生在港所組織之暗殺團，稱為東方暗殺團。所撰蝶戀花詞一首，即係贈東方暗殺團者。詞云：「畫舸天風吹客去，一段新秋，不誦新詞句，閒過高樓人獨住，感懷定有登臨賦。半夜晚涼添

幾許？夢枕驚回，猶自思君語。不願珠江行役苦，祇愛博浪椎難錄。」（書翰墨蹟）

按東方暗殺團，黃夫人徐宗漢女士曾參與其事，讀其詞，意或徐女士亦至廣州行動者。

中國革命的起義地點，本有三派意見：一、中央革命論：宋教仁、彭家珍等主之；二、中部革命論，譚人鳳等主之；三、南方革命論，孫先生等主之。及三二九之役失敗，中部革命論驟佔優勢。及譚人鳳自港歸，意欲歸隱家園，道出漢皋，漢上同志認為新化已無容身之地，不如振作精神，致力於中部革命。譚先生乃約武漢同志晤談，力促團結。時武漢革命組織，分文學社與共進會，前者由蔣翊武等主持之，專門聯絡軍界下級幹部與士兵，並派同志多人，投身軍界，吸收同志，擴大組織，成效頗著。後者由焦達峯、孫武等主之，專以聯絡沿江各省的會黨，尤其着眼於各埠會黨之聯繫與策動。這兩個團體各自為政，甚少聯絡，譚人鳳認為如不合作，革命起義時無以壯聲勢。兩派首要人物，遂相往來，並組織聯合會議，共同進行革命起義的籌劃。譚雪樵遂偕同志數人，遍歷長江各埠，最後抵上海，與滬上同志會商革命起義於中部，乃組織中部同盟總會，成立於是年閏六月初六日。時先生尙在香港，對中部同志之行動，尙無所悉。

其時各省發生護路風潮，四川尤為激烈。清政府乃調鄂軍兩營入川，湖北實力，頓告空虛，武漢同志乃急謀起義，派居正、楊玉如赴上海購械，並邀譚人鳳、宋教仁回鄂主持，並託呂天民往香港，與南方支部聯絡，並邀先生北返，同主

鄂方起義。時先生本有策動滇省起義的計劃，及知武漢方面情況及上海中部同盟總部的計劃，乃決定圖鄂，分函美洲致公堂、籌餉局及南洋鄧澤如、胡漢民（時胡先生在西貢）等，請急為籌募經費，促成武漢起義，並函陳英士等，以廣州起義之經驗，勸他們「佈置不可過大、用人不可不擇」。

居正在滬，亦得先生函，謂「一俟外款稍有眉目，即行前來。」但武漢黨人以情勢所迫，不得不於辛亥八月十九日（即雙十節）舉義。時宋教仁在滬患病，聞舉義消息，躍然而起，準備至武昌赴敵，急電先生速駕，先生亦急電荷印華僑書報社同仁，以日內赴武昌相告，蓋希該方面之籌款接濟也。但先生在未離港前，曾有和譚人鳳詩一首云：

「懷雖不遇粵窮途，露布飛傳蜀道通。吳楚英豪戈指日，江湖俠氣劍如虹。能爭漢上為先着，此復神州第一功。愧我年來頻敗北，馬前趨拜敢稱雄。」

（錄自李廉方武昌首義記）

其好整以暇常類此。「能爭漢上為先着，此復神州第一功」，曾寫成對聯以贈吳醒漢，今尙存世，誠墨寶矣。（未完）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
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